

再握父亲的手

□范宝琛

天气逐渐转暖了，村子四周的草木呈现出绿油油的一片，夹杂着姹紫嫣红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芬芳。父亲穿上一双轻便的布鞋，饶有兴致地提出要去村后的岭上转转。

父亲的脚步行走在山路上，一滑一滑，好几次随着坡顶上袭涌的风打了趔趄。我赶紧走上前搀扶，他笑盈盈地推开我的手，说早些年在这座山岭上挖坑栽树，吃不饱饭照样担着水桶健步如飞，就算肩膀压得红肿了也不肯叫一声痛。父亲说着话，手指向半山腰的方向咧开嘴，“瞧见那棵最粗壮的老槐树了吗？当年就是我亲手栽下的。那时候还特意多浇了一桶水，到如今才会长得这么高大壮实。开出来的槐花，白茫茫一片挂满了枝头，吃一串甜丝丝的。”父亲说着话，像个孩子似的脸上乐开了花。

父亲兴高采烈地边走边看，有一种故地重游的喜悦感。我不放心地护在身边，生怕他一不小心滑倒了摔跤。父亲谈笑风生地在前边引路，跋涉一阵子，他迈动的脚步变得缓慢，时不时气喘吁吁地坐在石凳上歇息，伸出手怜惜地抚摸那些粗糙的树干，久久地陷入沉思。

爬一个陡峭的山坡时，父亲叹了口气，“人老了，手上没了力气，就连腿脚也不灵便了。”我赶紧伸出手，紧紧握住父亲的手，一步步向上攀爬。不记得多少年没握过父亲的手了，反正从我稍稍长大后，便与父亲产生了一种隔阂的距离。如今再握父亲的手，他的手变得瘦骨嶙峋，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刚劲有力。

攀上坡顶，父亲兴致勃勃地左顾右看，还煞有其事地讲起这些年大山里发生的变化。父亲打开了话匣子，此时的感觉好像不是在登山赏景，而是来探望那些曾经被他关爱过的“孩子”。

凝望着父亲略显蹒跚的脚步，我蓦然发觉父亲已然衰老。那双皱巴巴的手，慢慢失去了昔日的温度和光泽。发梢上飘舞的几缕银丝，推搡着父亲一下子跨入了老年人的行列。

我不禁想起幼小时，父亲时常牵着我的小手去街头玩耍，抱着我去附近的集市上闲逛，驮着我去村头的空旷地听书观戏，在漆黑的夜里守候着我看露天电影……那时候，父亲的手是一把温暖的保护伞，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也会小心翼翼地把儿女呵护在掌心。

那次我被父亲训斥了几句，直到夜幕降临了，还气呼呼地躲在野地里不肯回家。父亲拧亮手电筒呼喊着寻来了，他笑呵呵地扯住我的手，再也不肯松开。父亲的大手很温暖，我的心头顿时袭涌一股被父亲宠爱的滋味，暖暖的，回味无穷。

慢慢长大了，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大手的力量。我打架闯了祸，父亲抡起巴掌毫不留情地敲打在我身上。我挣扎一阵子便停止了反抗，就算痛得龇牙咧嘴也不肯求饶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第一次对父亲的手有了畏惧，知道父亲的手不仅干活有力气，打在身上也会很痛。

成家后，在城里居住的我无形中与父亲相隔更远了，也一直不曾再握过父亲的手。每次回家，父亲总会喜滋滋地张罗着往车上搬运一些东西，那些沉重的米面在父亲手里显得很轻松。而我，也会偷偷地往父亲口袋里塞几张票子。父亲发觉后总会极力推阻，有时无意间碰触到父亲的手，感觉父亲的手粗糙干裂，手掌结满了厚厚的老茧。

父亲勤劳的双手，曾经日复一日在泥土里播种着希望，在年复一年的操劳中养活着昔日的小家。父亲那双曾经引以为傲的结实大手，在时光蝶变的光阴里变得暗淡，变得枯瘦，变得粗糙，变得坚硬。如今再握父亲的手，那一刻我终于读懂了父亲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

“桥”见故乡

□周桂芳

不知道，桥在那里站了多少年；不知道，有多少人从它身上走过。故乡的石板桥，就像拄着拐杖、驼着背的慈祥老人，永远坐在故乡的门前，盼着孩子们归来。它站在村口，把自己站成了故乡的地标；它累了，老了，坐在那里，永远定格在那里，把自己融入故乡的脉络里。

儿时，石板桥是全村人的欢乐大舞台。双抢时，犁了田放了牛的汉子，到石板桥下，痛痛快快地洗一把手脸，洗净一身泥巴。傍晚，村里的男孩子们，刚插完秧苗，割完稻谷，吆喝一声，就像冲出笼的兔子，三五成群，活蹦乱跳，跑到石板桥上当跳水运动员。脱了衣服，一头跳下去，还要仰游几圈。忙了一天的村妇们，则收拾出一大篮一大家子人换下来的脏衣服，带着棒槌，来到石板桥下搓洗。石板桥下架着一排洗得青白放亮的洗衣石，阴凉通风得很。村妇们看着孩子们跳水、洗澡、狗扒式游泳，扎猛子，由开始的担心责备，到最后个个笑得哈哈连天。

故乡的一天，从石板桥上开启，从石板桥下谢幕。

游子的一生，从石板桥上出发，从石板桥下归来。

那是怎样的一座石板桥啊，两块一米来厚的青石板，紧紧地挨在一起，黝黑的泥苔依附在本就粗糙的青石板上，宽度不到三米，再简陋不过，却是故乡与外界的连接通道。村里的人日日桥上过，月月桥上走，年年走桥上，也不觉得这石板桥有多重要。但是一遇到汛期，浑浊的河水漫过石板桥，就切断了故乡与外界的通道，进不能进，出不能出，故乡被困成了一座孤岛。故乡，只有守在老家种田地的庄稼人才知道，石板桥有多么重要。只有我知道，这石板桥承载了我多少童年温暖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我在村小上学，每天傍晚云海一片酡红。因为家人相信算命人的话，说我有水魔精，家人就生怕我偷去玩水，一到夏天，总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能去水边玩水。不管村里男孩子们、黄毛丫头们成群结队去石板桥下游水打闹嬉戏，我只能站在石板桥上干望，过眼瘾。所以，至今我还是只旱鸭子，不会游泳。

夏天，进入汛期，浑黄的水像猛兽一样翻江倒海，默然的石板桥，被滚滚而来的洪水所淹没。父亲出车回来，就会一脚一脚趟到石板桥这头来接我过桥。看到满眼的洪水，我就犯晕，不敢看，父亲把我紧紧地背在背上，让我撑着雨伞。我右手用力地撑着伞，左手紧紧地搂着父亲的脖子，只见父亲的裤腿一下子淹没进水中。父亲习惯性地用牙齿咬着卷起的舌头，喘着粗气，一步一步地趟过桥去。父亲怕我害怕，让我闭上眼。我一闭上眼，雨伞被风刮得跑偏了，根本没有遮住父亲的头，父亲往往打一身湿……

父亲去世已经28个年头了，我经常在夜里梦见父亲背我过石板桥时的样子，梦见父亲咬着卷起的舌头。如果可以，我真想时光倒流，回到小时候，再让父亲背一背我。在我孤单无助时，一遍遍地把逝去的温暖重新找回。不管多大的女儿，只要有父亲在，就是最幸福的女儿。每次梦见父亲，真想抱着这个梦，静静地醉，默默地回味，抱着一份温暖，抱着踏实，抱着安好，一直走下去。

“桥”见故乡，每次走过一座桥，就会“桥”见故乡。每次回到故乡，重新走在石板桥上，内心说不出的五味杂陈。站在石板桥上，仿佛看见父亲又来背我了。走在港边的大叶柳下，远望小山丘变得柔和模糊起来。

父亲用短暂的一生把我守望，背我过港过桥，走过风雨坎坷的岁月。我已为人母，也用我的一生温暖来守望儿子的幸福，守望故乡的石板桥。人生大道走累了，回头望望，故乡的石板桥依然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似父亲温暖的手掌，抚慰我的迷茫和无助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桥，“桥”见故乡，故乡永远被父亲牵引，游子被故乡的桥牵引。

(本文作者为湖北省作协会员)

黑板与田垄

□杨丽丽

教室的钟声和地头的蝉鸣，总在记忆里重叠。父亲左手执粉笔，右手握锄头，在黑板和田垄间画出两条平行的线，将我的童年分成两半：一半写满汉字公式，一半埋着种子新芽。

清晨的露水还挂在麦苗尖时，父亲已在堂屋小饭桌前备课。他的备课笔记写在泛黄的作业本上，边角粘着去年的麦屑。我趴在桌边看他用红笔勾画重点，那些波浪线像极了田垄间翻涌的麦浪。有时粉笔灰落在他肩头，与衣领上的泥土混在一起，成了独属于他的勋章。

放学归来常能在田间寻见父亲。他总把教案本卷成筒别在后腰，弯腰插秧时，白纸黑字便随着他的动作忽隐忽现。有次我蹲在田埂上写作业，墨水被风吹到稻叶上，父亲直起腰笑着说：“字写进土里，明年会长出学问来。”我当真埋下半页作文纸，来年扒开泥土，只见蚯蚓在字句间钻成密密麻麻的小洞，倒像是父亲批改作业时画的批注。

农具房的木架上，粉笔盒与种子袋并排挂着。父亲用分秧的手捏粉笔，在黑板上画出工整的田字格；又用写字的手撒谷种，让每个种子都像标点符号般落在恰当的位置。他教我解数学题时说：“算不清田亩，庄稼就长不踏实”；教我插秧时又说：“字要像禾苗，横平竖直才能立住”。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，在他手中竟成了同一种道理。

夜晚，父亲常在灶屋改作业。煤油灯的光晕里，作业本与晒干的玉米棒堆在一起。我趴在灶台上烧火，看他用红笔圈出错别字，火星子便跟着在炉膛里跳跃。有时他会突然起身，抓过窗台上的温度计跑到院子里，借着月光查看夜间的温度——玉米晒得好不好，和学生的成绩一样，都是他放心不下的牵挂。

那年我参加作文比赛失利，蹲在田埂上哭。父亲正在割稻，镰刀声戛然而止。他摘下草帽铺在地上，让我坐在金黄的稻堆里。“稻子低头是因为饱满”，他擦着汗说，“文章写不好，是心里的粮食还不够。”说着弯腰捧起一把泥土，“你看这地，年年种年年收，总不会亏待下功夫的人。”风掠过稻田，沙沙声混着他衣服上的粉笔灰，落进我翻开的笔记本。

如今我在城市的写字楼里敲击键盘，父亲仍守着那块黑板和几亩薄田。每次通电话，他总说：“新栽的桃树挂果了”，又不经意提起“班上出了个作文写得好的娃”。我忽然明白，他这辈子都在播种：在黑板上播撒知识，在田地里播撒希望，而我，就是他最珍视的那株青苗，在两种养分的浇灌下，终于长成了自己的模样。

回望时光深处，我总会想起父亲的身影。粉笔灰与泥土，黑板与田垄，那些看似割裂的岁月，原来早被他用无形的线，缝成了完整的人生课堂。